

炊烟是故乡的诗

文 / 杨丽丽



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”每当读到陶渊明这句诗，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故乡，飘向那一缕缕从农家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炊烟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炊烟是故乡最生动的诗，是家的温暖符号，是游子心中永不褪色的眷恋。

故乡的炊烟是清晨早早醒来的一抹幽香，它们像是被唤醒的精灵，随着柴禾在灶膛里“噼里啪啦”地燃烧起来，那股带着草木清香的炊烟便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轻盈地钻出来，它们仿若一群轻盈而曼妙的舞者，在微微的清风中翩翩起舞，为原本宁静祥和的村庄增添了一抹灵动的生机与活力。

儿时的我，总是在这炊烟的呼唤中醒来。揉着惺忪睡眼，便能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橘黄的火光映照着她慈爱的面庞，锅里煮着的是生活的温馨与希望。我迫不及待地坐在桌前，等待着那冒着热气的早餐，不管是一碗清香的小米粥，还是一个浓郁的大肉包子，每一口都饱含着家的味道。

晌午的炊烟，是生活最朴实的袒露。日头高悬，田间劳作的人们陆续归来，那炊烟就像他们无声的伙伴，准时在屋顶上方摇曳。它不再似清晨那般带着梦幻的朦胧，而是直白且浓烈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与真实。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、邻里间隔着院墙的招呼声，都融入了这直直上升的炊烟里。母亲会从自家小院里摘下新鲜的蔬菜，在水龙头下冲洗得干干净净，那水珠在菜叶上滚动，折射出太阳的光芒，像极了生活里那些微小却珍贵的瞬间。不一会儿，热油入锅的“刺啦”声响起，伴随着葱姜蒜爆香的气味，炊烟裹挟着饭菜的热气升腾，那是农家最真实的烟火，见证着这平凡日子里的幸福，也记录着乡村生活的质朴与满足。

黄昏时分的炊烟，最是令人心动神摇。夕阳的余晖似一层薄纱，温柔地披在大地上，炊烟在这暖橙色的光影里愈发缠绵。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像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此时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种温馨而祥和的氛围中。孩子们在巷子里嬉笑玩耍，大人们则在院子里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准备着晚餐，炊烟中，传来饭菜的香味。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在这样的黄昏，若是有远行的人归来，远远望见那熟悉的炊烟，心中的疲惫与漂泊感便会瞬间消散。那炊烟，是故乡给予游子最温暖的拥抱，是家的方向标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在城市的喧嚣中忙碌奔波。高楼大厦代替了青砖瓦房，煤气灶取代了土灶柴禾，再也看不到那袅袅升起的炊烟。但在每个疲惫的夜晚，在每个孤独的时刻，炊烟总会在我的梦中出现。它是故乡的使者，带来亲人的问候，带来儿时的欢乐，带来那再也回不去却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。

炊烟，是故乡写给游子的一首诗，每一缕都饱含深情；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每一丝都记录着生活的琐碎与美好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袅袅炊烟都将永远在我的心头飘荡，成为我心中最柔软、最温暖的角落。因为在那炊烟的尽头，是家，是爱，是我永远的故乡，是灵魂深处的归依。

桑葚熟时满地诗

文 / 耿仁亮



“深树鸣鸠桑葚紫，午风团蝶菜花黄。”五月，又到了桑葚成熟的季节。满树的桑葚点缀在墨绿色的叶子之间，密密麻麻，晶莹剔透，饱满芳香，五彩斑斓，让人垂涎欲滴，回味悠长。我仿佛看到紫色的桑葚在那油绿发亮的桑叶间微微颤悠，嗅到了清凉空气中弥漫着的香甜气息。

我的童年是在鲁西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里

度过的。桑树在乡下农村可谓比比皆是，记得在老家村前是一条河，过去一年四季流水潺潺，河道的上面一块一亩多的河崖上，有一排合抱粗的桑树。

每年春天，春雪一消融，几场细雨过后，桑树便抽出了几片嫩叶，桑葚也在叶与茎的交界处，探出了一个又一个青涩的小不点，绿绿的，小小的。我几乎每天都会光顾那片桑树林，抬起头小脑袋，专注地看着那棵树。当然，还有和我一样馋嘴的小伙伴，也在偷觑着它，馋得我们直流口水。

初夏时节，小不点慢慢地舒张来了，撑长了躯体，变成了一条条绿色的毛毛虫。它们是那么的小，像一个个小青豆。我们更加殷勤了，一有时间就去张看，在树下久久徘徊，脖子都僵了，但一个个乐此不疲。初夏的日光挤过茂密的桑叶，挤碎了，洒在稚嫩的脸庞上，童年在这碎碎的光芒里闪耀着，然后糅合在一起沉淀在记忆的河流里。

乡村的仲夏时节，桑树开始焕发勃勃生机，绿枝恣意、纵情地向高远的天空伸展着，浓密的绿叶织成了一柄柄绿伞。阳光开始泼辣起来，跳跃在枝叶婆娑间，给翠绿的桑葚涂上了鲜红的胭脂。它们或红或紫，宛若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玛瑙。终于，熟透了，桑葚红中带紫，鲜艳欲滴的样子，像极了乡村少女羞红的脸庞，透着亮丽甜美的质感。一粒粒嫩青的、粉红的、紫黑的小星星似的果儿，鲜亮而饱满地缀在桑树枝间，微风吹来，累累硕果在沙沙的绿叶摇曳中若隐若现，撩得让人垂涎三尺。

桑葚一旦熟透，树上可就热闹了。成群的鸟

儿在树间盘旋，啄食着丰盛的果实。那一排桑树宛如鸟儿的天堂，麻雀、喜鹊、白头翁和黄鹂争先恐后，欢快地享用这美味的盛宴。清晨，鲜艳的桑葚吸引了众鸟光顾，鸟鸣声此起彼伏，宛如夏日的交响乐，悦耳动听。偶尔，一只小鸟在枝叶间跳跃，仿佛是荡漾的音符，轻盈而灵动。熟透的桑葚三三两两地落满地，行人不忍踩踏。鸟儿们偷吃几颗本无可厚非，但它们把满树的桑葚搅得乱七八糟，熟透的果实纷纷坠落，汁水飞溅，树下满是紫黑色的印迹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心疼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用弹弓和竹棒驱赶这些讨厌的小鸟，但总是无济于事。人一离开，鸟雀便又重新飞来，甘甜的桑葚实在太具诱惑力。黄鹂的鸣叫声中，最先在舌尖上跳跃的是桑葚的甜美。当桑树林弥漫着熟透桑葚的香气时，蜜蜂“嗡嗡”飞来，麻雀早已“叽叽喳喳”地藏在桑叶间啄食。

中午放学时，我们在桑树下集合。对我们来说，爬树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站在树下，撸起衣袖，脱掉鞋子，三下两下就“哧溜”上了树。钻入浓密的桑叶间，骑坐在枝权上，先摘下树梢上最紫的桑葚，不停地往口里送，吃得咂咂有声，甘甜的汁水溢满舌尖，嘴角流淌着鸟汁，这可羡煞了树下的女孩子们。

女孩子们当然也想爬树，但大人总是不让，认为她们应该有女孩的样子，不能像男孩那样疯癫。她们在树下跳跃着，叫喊着，眼中流露出渴望的神情。等我们饱食一顿后，才朝树下的女孩子们抛下桑葚。熟透的桑葚落在她们的手中，汁水顿时四溅，溅得满身都是乌黑的汁水。看着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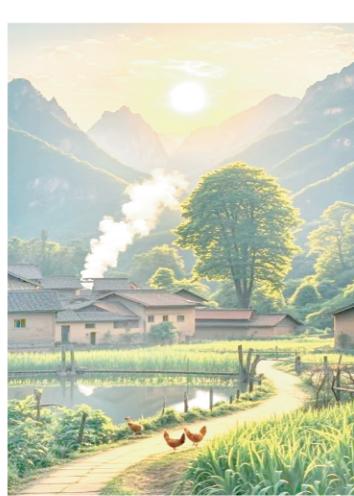
下闹哄哄的乱抢，我们在高高的树上，心中越發得意洋洋。大快朵颐之后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人人手指都染成了紫红色，嘴唇上也一样，有的衣服上也被染得紫红紫红的，洗都洗不掉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桑葚是我国文学作品常见的意象。《诗经》中就有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”的诗句。历代描写桑葚的诗句，俯拾皆是。晋代文学家傅玄《桑椹赋》写道：“繁实离离，含甘吐液；翠朱三变，或玄或白；佳味殊滋，食之无斁。”写出了采食桑葚的种种乐趣。欧阳修留下了“黄栗留鸣桑葚美，紫樱桃熟麦风凉”的咏甚佳句。而陆游的名句“郁郁林间桑葚紫，芒芒水面稻苗青”则让人如入画中。清代叶申芗在《阮郎归》中写到：“南风送暖麦齐腰，桑畴椹正饶，翠珠三变画难描，累累满园。”一个“饶”字，将桑葚的稠密写得活灵活现。由此可见，爱桑由来已久，桑葚已然颗颗是诗，枝枝成句。

童年的我只把桑葚当成一种野果来享受，直到成年后，我才知道，桑葚中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、维生素、氨基酸、胡萝卜素、矿物质、花青素等。常吃桑葚，能提高人体免疫力，对睡眠质量、抗衰老养颜有很好的帮助作用，被称为“民间圣果”，事实上也是最佳的保健果品。

桑葚的味道，饱含着故乡的味道，是童年的味道。如今，故乡那几株桑树已经不再，我的童年记忆也拴在了挂满桑葚的枝头上，那酸甜味儿记载着我儿时温馨和欢乐，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

故乡桑葚的味道，那是一种永远难忘的乡愁！



槐花深处是乡愁

文 / 邓荣河

抹布揭开锅盖，小心翼翼将蒸好的槐花倒进陶盆。这时她总要支开我们：“别围着，别让热气扑着脸！”待槐花稍凉，她又开始新一轮的忙碌。葱末要切得细如发丝，姜汁得现磨，蒜泥必须用石臼捣出胶质。最后淋上自家榨的辣椒油，有时还点两滴芥末油提味。这些配料在母亲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与槐花交融成令人魂牵梦萦的滋味。

这些年体我检单上的箭头渐渐多了起来，医生总叮嘱我要清淡饮食。我这才知道，童年时贪嘴的蒸槐花竟是养生佳品。它富含的芦丁能软化血管，那些清香里藏着降血压、清血脂的玄机。难怪母亲总说：“槐花是老天爷赐的药材。”如今每逢槐花飘香，我总要找个理由赶回老家。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我的心却像被一根槐树枝轻轻拽着。母亲依然会蒸槐花，只是动作比从前慢了许多。她站在灶台前的背影有些佝偻，可揭开锅盖的刹那，那熟悉的香气依然让我眼眶发热。

槐花一年年开着，岁月在枝头堆积。那些洁白的花串里，挂着的何止是蜜糖般的芬芳，更是一个游子沉甸甸的乡愁。当齿间碾碎花瓣的瞬间，我总能尝到时光的滋味——那是童年奔跑过的田埂，是母亲被蒸汽熏红的面庞，是永远等待在槐树下的故乡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

文 / 吴娟



五月 我们的节日

文 / 刘小兵

五月，是劳动者的节日
徜徉在流金淌玉的季节
我们激情澎湃，奋勇争先
在铿锵的号子声中
工人们舞起大锤
让沉睡的机器奏响欢快的轰鸣

让耀眼的业绩谱成一首首壮美的诗篇
五月，是护士的节日
白衣天使用她们的慈爱
温暖了多少遭受病痛的心灵
在爱的奉献的旋律中
辛勤的护士穿梭于病房
让曾经忧郁的脸庞绽出了感激的笑容

我们唱响感恩的颂歌
而母亲却时时挂念着异乡的孩子
让喋喋不休的唠叨汇成了世上最美的语言
五月，是我们人类大家庭的节日
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
却创造了无数奇迹和精彩
我们播撒友爱和善良
收获智慧和昌盛
让爱的赞歌永远回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

窗含一树绿

文 / 程应峰



这树绿，是我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
每当我疲惫之时抬头望向它，那满眼的绿意便如同一股清泉，滋润着我枯竭的灵性。它让我想起远方的山野，那里有更广阔的绿，更自由的风。但此刻，这一树绿，已足以让我感受大自然无私的赐予。

午后的阳光，也许热烈了些，但那树绿却依然保持着它的清凉。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更加青翠欲滴。我坐在窗前，捧一本书，品一杯茶，任由那树绿影在眼前荡漾，与文字交织成一幅美丽的图画。这样曼妙的时光，静谧而美好，让人顿然之间忘却了尘世烦恼。

当夕阳的余晖洒在那树绿上，它便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树叶在晚风的吹拂下，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跳一支优美的舞蹈。我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静静欣赏这窗前的景色。那树绿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浮光跃金，动人心魄，绚美若画。

当月光洒在那树绿上，它便换了副模样。树叶在月光的照耀下，幽深而神秘，似乎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故事。静静地，它伫立在夜色中，日复一日丰实着我的梦境。

窗前一树绿，成为我生活中的风景，也成为我心灵的寄托。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蓬勃和美好，让我在凡俗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。每当我面对它，便足以听到大自然的呼吸，感受到生命的律动。这树绿，四季常在，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，融入了我的记忆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这树绿，是希望的象征，是梦想的起点，是活力的源泉，它总是以摇曳的姿态停驻在我的生命中。这树绿，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纽带，是生命与生命恰到好处的重逢与对接。

这一树绿，在我思绪打结时，总会教我不自觉地望向它。而它，永远不会让我失望，总能不着痕迹地激发我的灵感和想象。让我想起一些人一些事，从中汲取灵感，进而毫无障碍地写下去。这一树绿，就是我的灵感之源，让我在文字的海洋里无拘无束地畅游。

窗含一树绿，这绿，是生命的律动，是时光的印记，它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和意义，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间。窗含一树绿，这绿，何尝不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和最深的眷恋？

四月，是一部精致的画册，它被打开了美奂美轮的扉页，带着诗情画意，向人们徐徐展示开来。

四月的美从来都是那么旖旎、那么温暖，那么深情。林徽因在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中写道，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……”短短几行诗句，写尽四月的风情万种和对人间美与爱的无限遐思。

四月来了。四月的风温暖而煦，它微微的，柔柔的，带来花草和泥土的气息，当它轻轻地吹过脸庞，让人感到无比的舒适和愉悦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春风像一个染色匠，它一来，就把花朵染得五彩斑斓，把草木涂成郁郁葱葱，把大地变得更加美丽，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四月来了。四月的雨轻柔有韵味。它们细细的，密密的，灰蒙蒙的。这些宛如针线般的雨丝从空中飘落下来，仿佛给天地间罩上了一层透明的薄纱，让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，使大地呈现出如诗如画的景象。春雨贵如油，春雨落到哪里，哪里便生机勃勃，真是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

四月来了。行走在阡陌纵横的原野，到处是芳草连天，绿毯如织。一片片细碎的嫩绿鹅黄，一棵棵郁郁葱葱的树，一座座披上新翠的山，一垄垄绿油油的麦田。那满眼的绿色呀，随时都能治愈自己，不但让人感到宁静和舒适，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力量。

四月来了。“烟红露绿晓风香，燕舞莺啼春日长。”在这美好的春天，万物复苏，动物们也都高兴起来了，鸟儿欢歌，蝴蝶逐花，蜜蜂轻舞，黄莺啼唱，春燕呢喃，布谷鸣翠，它们呼朋引伴地尽情舞动着身影，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演绎起一曲曲美妙的乐章。

四月来了。四月的花姹紫嫣红，不知不觉已化为花的世界、花的海洋。怒放的梅花，皎洁的玉兰，艳丽的牡丹，漂亮的蔷薇，娇羞的海棠；桃花的红，梨花的白，油菜花的黄，樱花的粉，丁香的紫，鸢尾花的蓝，有的临风含笑，有的倚枝吐芳，有的敛首含羞，有的婷婷玉立……各种各样的花争奇斗艳，芬芳馥郁，让人目不暇接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。站在可怀可念的春天里，除了赞叹春天的美好和造物的神奇，还会为春的坚持和拼搏，为春的豪迈和希望而感动。可不是嘛，但凡有追求的人，定然也会像四月里这些生长的植物，用向光向上，向善向美的姿态过好每一天，竭尽生命之美努力绽放，定会活得自己漂亮的样子！

有人说：你做三四月的事，在八九月自有答案。四月来了，一切是该好好开始：不改你的初心，保持你的热情，携着你的热爱，带着你的努力，积蓄你的实力，不久的将来，你定会收获满满！

桑葚熟时满地诗

文 / 耿仁亮



“深树鸣鸠桑葚紫，午风团蝶菜花黄。”五月，又到了桑葚成熟的季节。满树的桑葚点缀在墨绿色的叶子之间，密密麻麻，晶莹剔透，饱满芳香，五彩斑斓，让人垂涎欲滴，回味悠长。我仿佛看到紫色的桑葚在那油绿发亮的桑叶间微微颤悠，嗅到了清凉空气中弥漫着的香甜气息。

我的童年是在鲁西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里